

“封城”十天 | 摄影镜头下的武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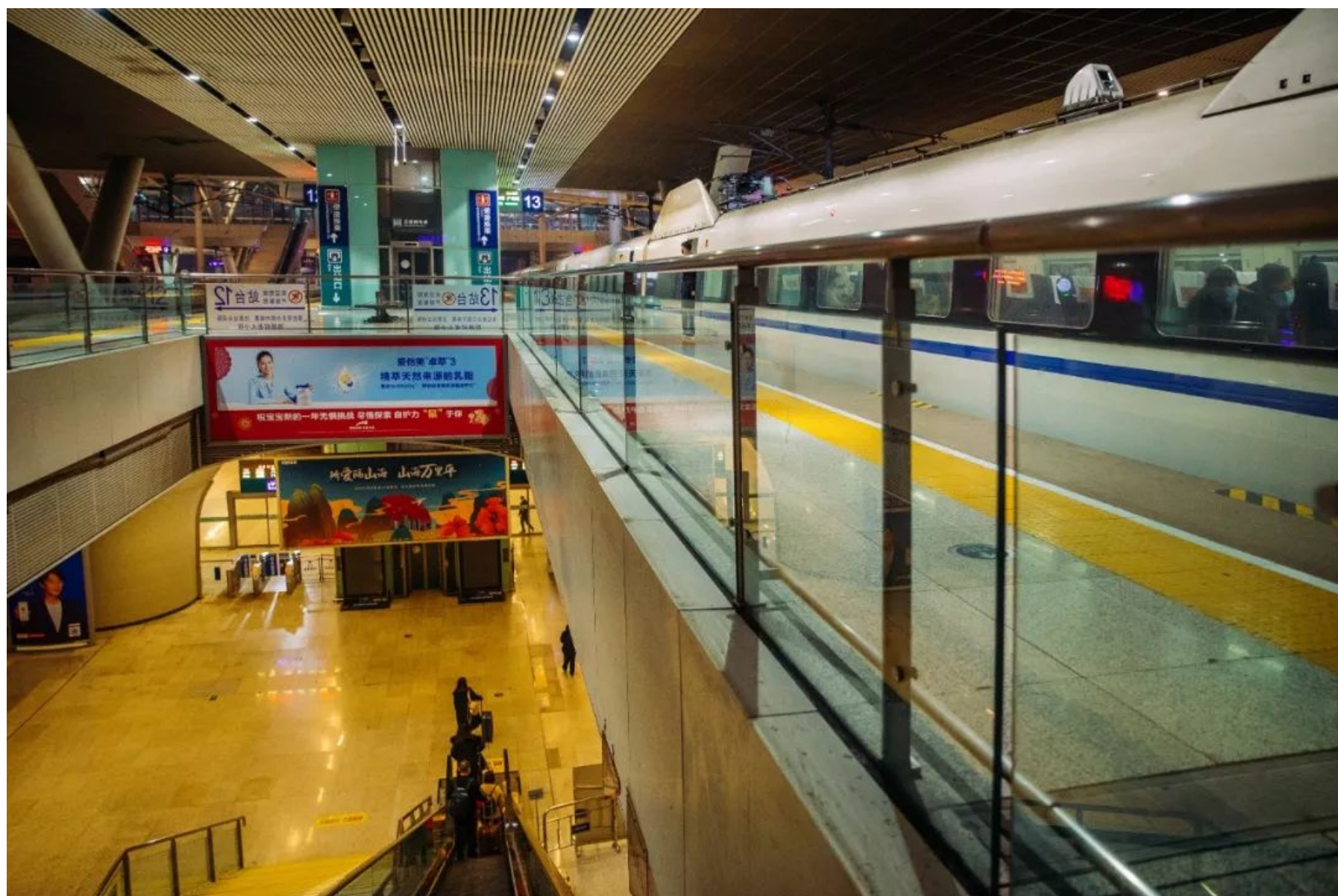
原创 蔡小川 三联生活周刊 昨天

摄影记者 | 蔡小川

“女士们先生们，列车已经到达武汉站，请您按照先后顺序下车……”

广播响起来的时候，车厢里的气氛陡然升到了最高点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车窗外夜幕之下黑压压的城市。一个列车员从车厢一头飞奔过来。“前面有两个人要在这里下车，还有谁要下？”我看向她，还没开口，她就明白了：“你是不是也要下？你怎么不早说？身份证拿来！”这下，全车厢哗然一片，全都看向了我。有人在议论：居然有人在这儿下车！

这是1月27日晚上，武汉封城后的第五天，我在G69列车上。



前一天，图片总监宋文发信息问我：你愿意去武汉吗？我秒回：可以。我所在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社会部的同事早就奔赴了现场。对于我而言，这个年，父母见过了，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坟也去拜了，基本上算是了无牵挂。我本来准备和爹妈做做思想工作，出乎意料，他们很快就答应了，只是说让我做好防护。这估计和我常年出差不着家有关，他们早就习惯了。

如何进入已经封城的武汉？记者王珊指了指方向，买从北京到广州的一趟路过武汉的火车，会在武汉经停。“你就那时候下车。”电话挂断前，王珊叮嘱我多带点口罩，她说他们手上只有一一次性医用口罩。

带着老妈给的几个口罩和图片总监宋文交给我3身防护服、3个医用口罩和3个护目镜，我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。火车人真不少，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。周围不断有人咳嗽，气氛显得非常凝重。也有心大的一家脱了口罩就喂孩子吃橘子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为了松口气，我给好友发消息：我去武汉了。他们不知道说啥，只回俩字：“保重。”

我拖着行李站在车门前等着开门，10秒，15秒，门像撒气了一样开了。目测这趟列车有十来个人下车。下车的人都不说话，低着头朝出口走去。还有人想上车。出站口，一个男人拼命往站里冲，被工作人员团团抱住。他攥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上面显示了两个字“武汉”。



武汉站出口远处的显示牌上写着G69到达武汉的时间

武汉整个交通系统全部停运了，同事潘鸿和文字记者张从志帮我联系了两辆车。一位志愿者开车载上我，送我去和另一位好心市民汇合。她自愿把自己的私家车提供给周刊使用。这位姐姐见到我，先打开后备箱交给我2瓶酒精，让我及时消毒，这可是武汉的稀缺物资。她说，后备箱没时间收拾，都是些空酒瓶，让我凑合着开。我就拖着这些叮叮当当的酒瓶朝记者奔去。

见到记者就像亲人团聚。在这天结束以前，我们先要送一家医院的采访对象回家，他不会开车，限行之后出门都成了问题。他们在车里聊着武汉现状，我开着车正好经过武汉长江大桥。八车道空空荡荡，大家唏嘘不已。到宾馆的时候，记者和我说他们今天采访的一个医生确认了肺部感染，我们相视无言。



封城后的武汉二七长江大桥

以下就是我用镜头记录的武汉。
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位于武昌区东湖路169号，是一家三级医院。这是我拍摄的第一家医院。



急救车刚送进来的重病号

在来之前，我不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图片摄影能起到什么作用，我来拍这些东西是想说明什么，但我想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刻近距离记录他们，可能也是一种冷漠吧。



忙碌的医护人员

刚到这里时，我抓紧戴上了口罩。门诊就有一个抢救室，里面有病人在抢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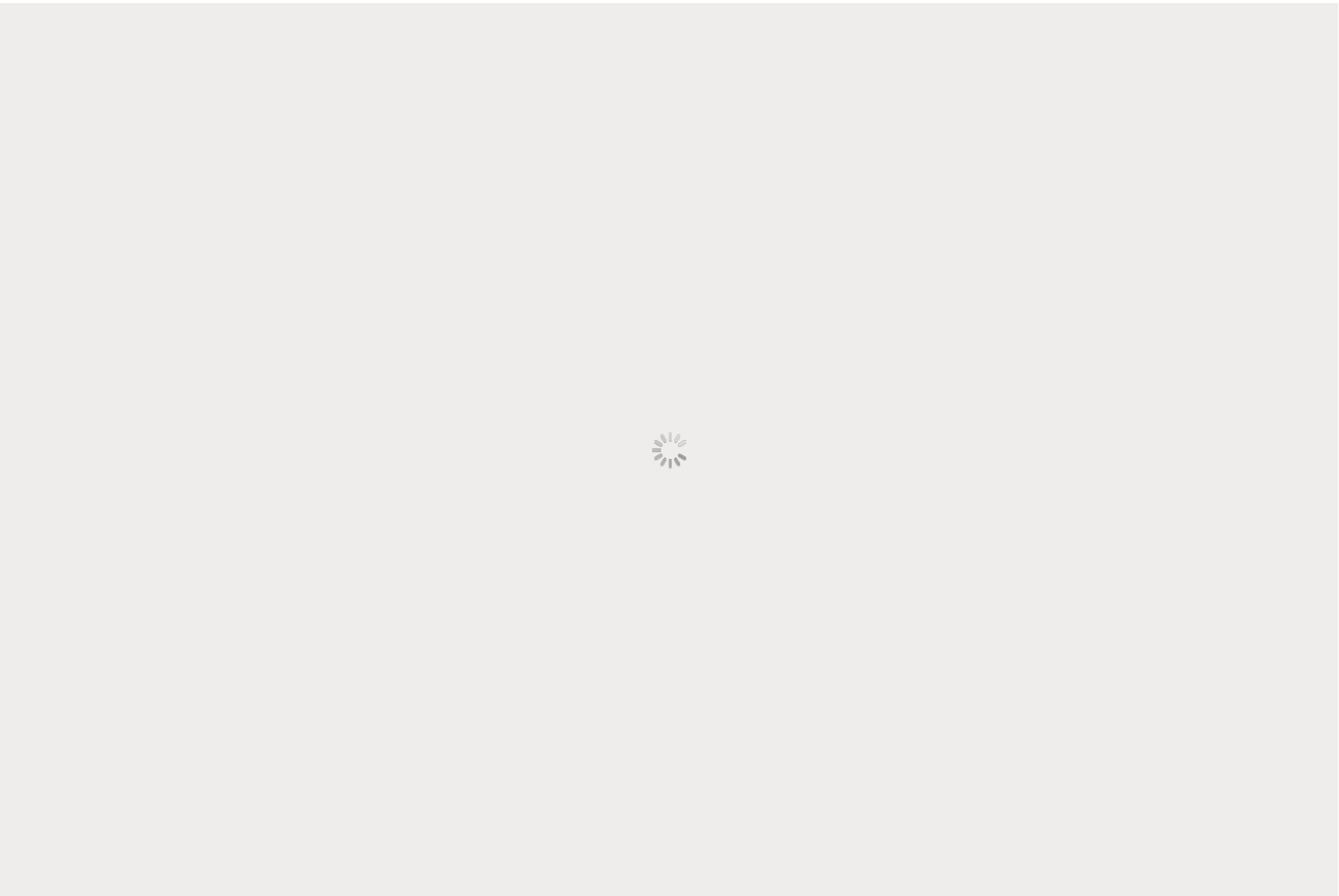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门口等了很久，病人终于出来了，插着呼吸管，被医务人员推去病房。我觉得她可怜，又觉得她幸运，毕竟相对于外面等待病床的患者，她起码已经得到了救治，生存上有了一线的希望。





戴着不合格口罩的家属，在疫情面前一样陪伴在家人身边。我看着揪心，也许，在这个时候亲情能让人忘掉病毒带给人的恐惧。

我在抢救室拍了很久，最终不得不出去透了一口气，这种环境太让人窒息了。



相片还是能记录下一种文字无法描述的气氛，老爷爷的大手，老派的眼镜，花白的头发，他们在交谈什么，我们虽然听不到，但那种焦虑弥漫在空气里，谁都能感受到。



在医院里，语言仿佛失去了作用，医务人员、家属大家都在诉说彼此的难处，谁都没有解决的办法，医院没有多余的病床，病人依然住不了院。



医院外面，一位女士咳嗽到不行，又住不进病房。我看到了两个人的绝望，想要拍出来，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，只拍到了两个人的沉默。



武汉的立交指引着汽车前行的道路，却不见过马路的行人和车辆。



空旷的户部巷天桥下



蓝色的线条指向道路远方



零星的树叶，空旷的街道



出行只能靠蹬车了

记者张从志在武汉上了4年大学，他告诉我这条路是楚河汉街附近非常有人气的街道。



老人还是习惯在出太阳的时候出来晾衣服。



拍这张只为左下角那位抱着琴的老人，琴声带给整条街一丝生气。



在清晨的雾气中，我们朝医院行驶。



这里哪里像2020年的武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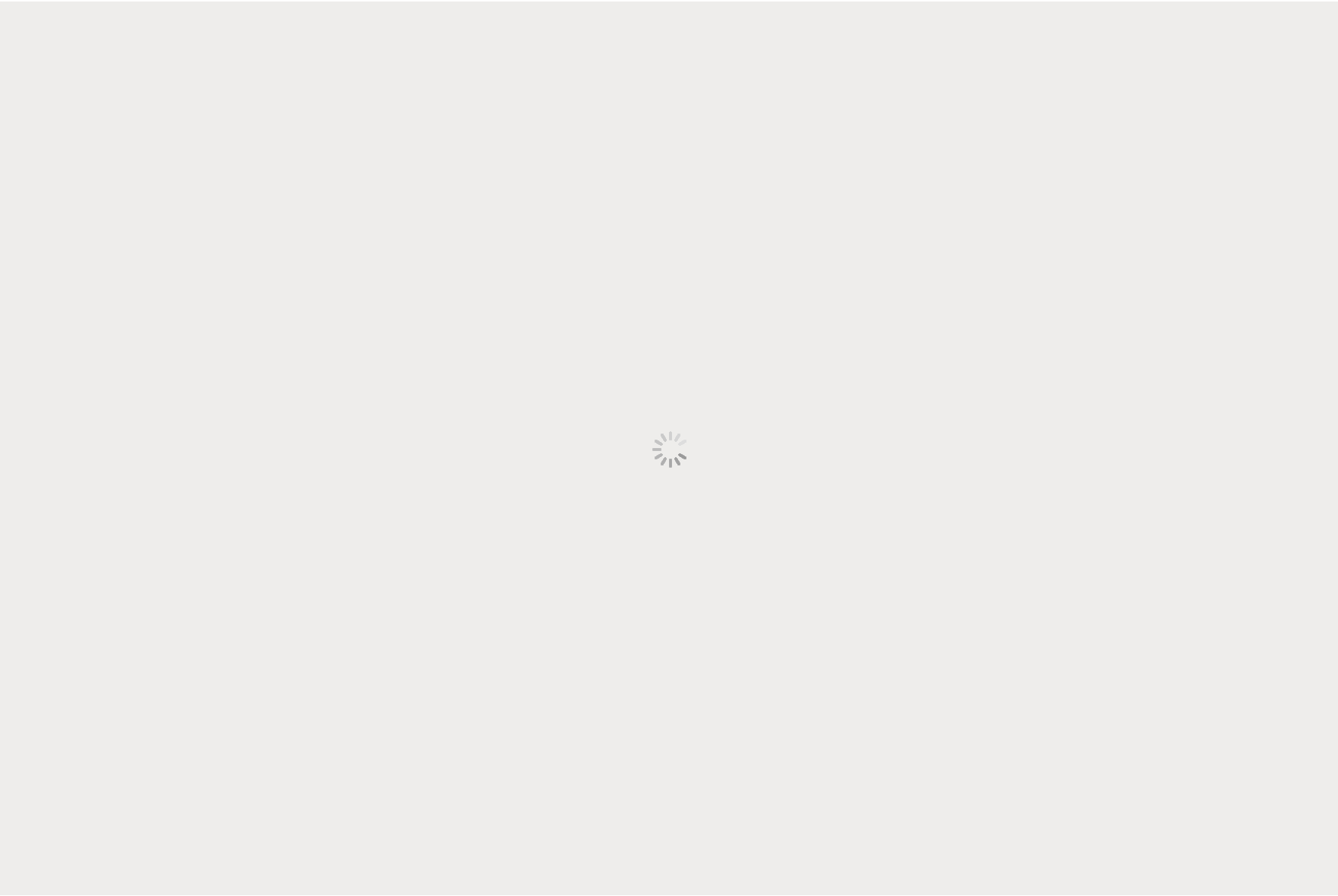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汉市第七医院是武汉当地一家二级医院，是武汉市第一批定点医院。这个医院设施一般，看起来有点像我以前采访拍过的乡镇医院。

阴冷的武汉终于出了太阳，让医院显得没那么冰冷。



我进去之前，就看到医院门口各个显著位置都贴着“床位已满”的公告。走进门去，右手边是一个输液房间，一排排座位上是一排排输液的人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一起输液，这个场景让我觉得心里很震动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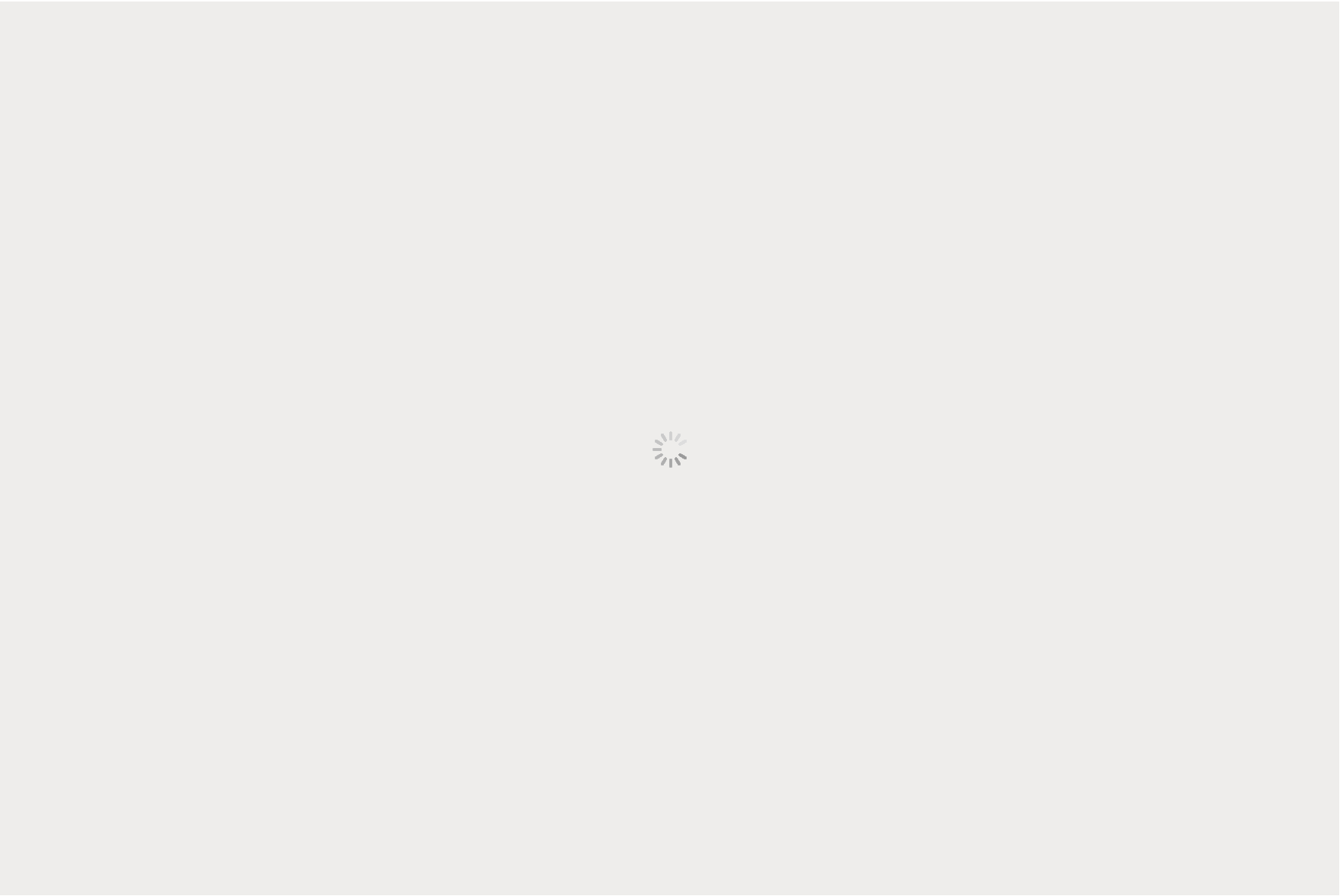
七院里聚集了不少来打吊针的人

我用语言描述不出来，大家可以看看照片。为了避免感染，这些患者多是自己一个人过来，我看到许多年纪很大的老人，颤颤巍巍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在封城的情况下来到医院的。



来医院的患者，选择雨衣作为防护工具

医护人员穿上了防护服，大家互相认不出来，就在衣服上写上了部门和自己的名字 。



CT室的工作人员说，现在是来一个人拍一个，根本没有上下班之说。



1月30号我们拿到了18个N95口罩，心里有点高兴。后来记者王珊去采访时，得知医院口罩急缺，一个口罩要用4天，她给我发消息让我把那些口罩全部拿给医院。我并没有同意，好不容易有了些N95，最好还是自己先留着，据说第二天还会有100个KN95口罩能给我们。我说这18个我们就留下吧，明天给那些，王珊怒斥让我别废话。她捧着这些N95口罩给医生，对方拿到手里看了下，说这是防雾霾的口罩，医院用不了。又是一通沉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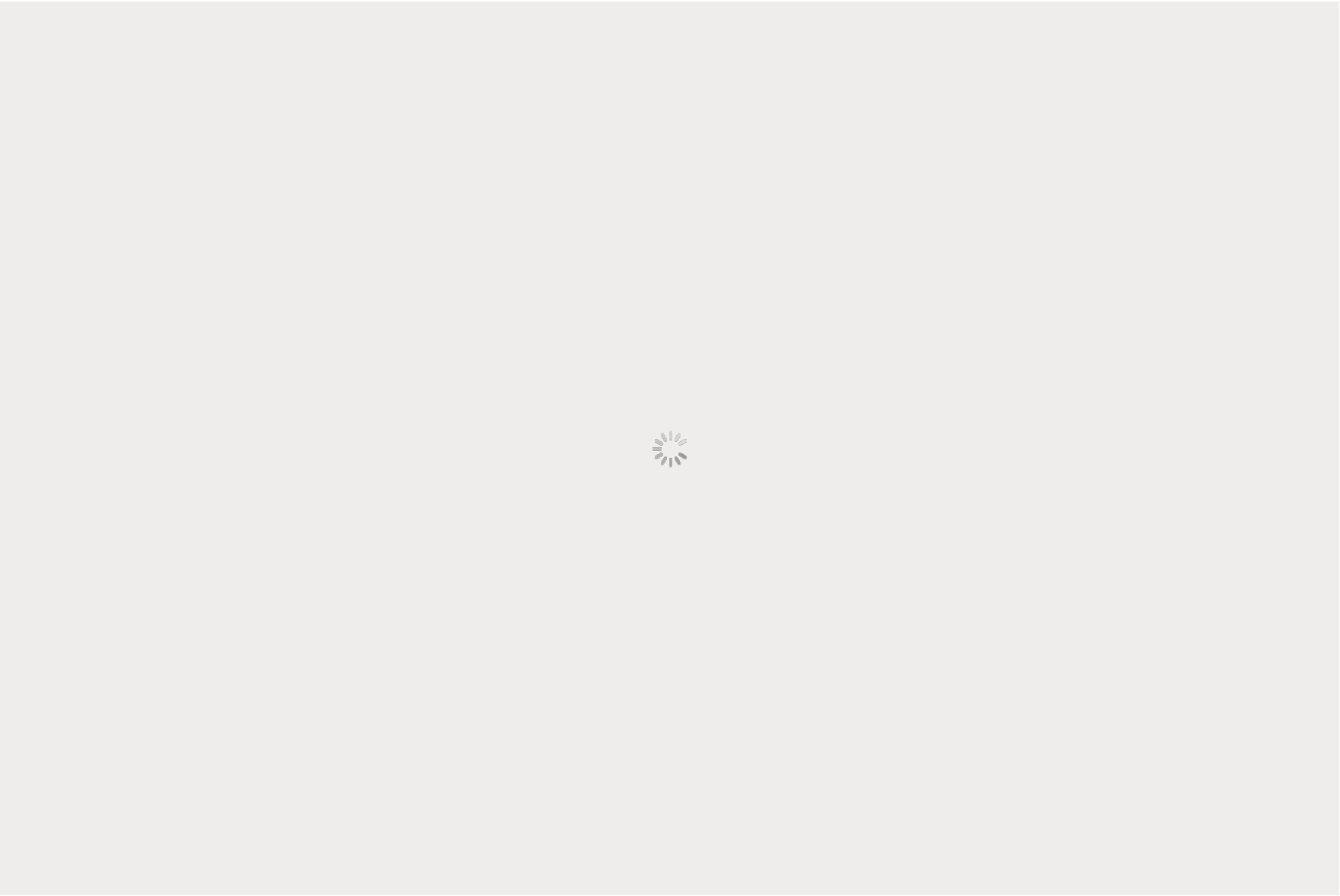


和第七医院一墙之隔的居民楼，左边的老奶奶在晒着太阳织毛衣，右边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在晾衣服，这样的场面让人抱有对美好生活的希望。



高楼上的霓虹灯写着武汉加油，大家都宅在家里，这又是给谁看呢？

出来就是一天，两位记者在后座睡了，我朝着宾馆开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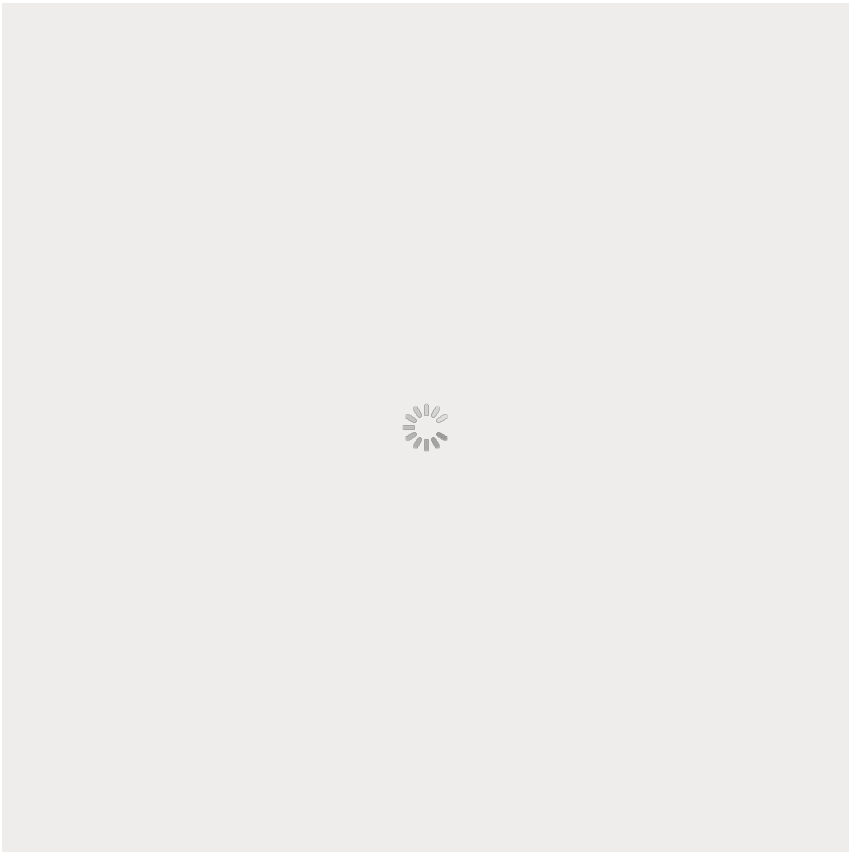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档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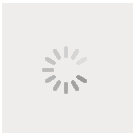


蔡小川

一见哈哈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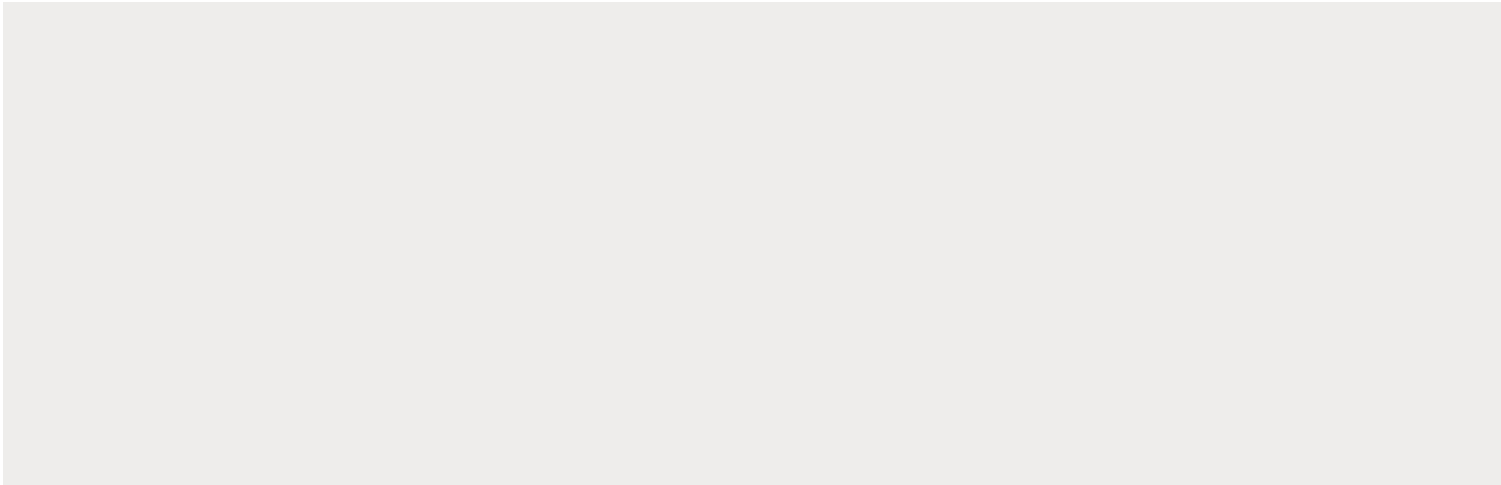
26分钟前



三联生活周刊

个人微博：@蔡小川

请戳→【武汉新冠肺炎系列报道】





意，严禁转载至网站、APP等。

[阅读原文](#)